

皇後淚

——婉容自白

〔日〕入江曜子 著
陈喜儒 译



皇 后 泪

——婉容自白

〔日〕入江曜子 著

陈喜儒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皇 后 泪

【日】入江曜子 著

陈喜儒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25 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 200册

I S B N 7—206—01080—6

G • 182 定 价：4.60 元

渴 欲

——《皇后泪》编者说

是的，这不是第一本写婉容的书，但它选定了一个第一的角度，编完译稿的最后一页，我竟觉得婉容是我众多女朋友中的一个了。

面对我，面对所有关注她的读者，婉容讲述了一个来自紫禁城下，皇宫深院的故事。

这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这个故事属于女人。

.....

她本来是个少女。

她本可以孕育出同她一样的儿女而被荣称为母亲。

然而，就因为那位一朝天子那会儿突生的一种古怪思绪，就因为那双举在万人之上的巨手随意地一点，她便走进了天堂般的地狱，她便有了生命中虚

假的辉煌。

.....

镶满宝石的衣服裹着一个瘦弱的小身子，沉重的凤冠下闪动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十六岁的小皇后如风中寒鸟般抖抖瑟瑟地飞进了皇宫大院。

当小婉容的名字和大清王朝的皇帝联在一起的时候，她作为女人的人生悲剧就开始了。她被纳入一种存在的模式，她被抽空了人的骨血，她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历史，但她没了自己，没了作为女人可有的一切！

.....

这是一出特殊的悲剧，是用富贵观念和贫穷学说无法释然的悲剧。

皇后的自白如泣如诉，每章每节都呼唤着纯情少女的自由；每字每句都倾吐着成熟女性的渴求

.....

敬爱的读者，倘若你们也把婉容作为朋友，细细地品读她的自白，便会在这凄婉清丽的文字中活化自身生命的精神，悟出女人情感世界的真谛。

1990年夏

目 录

第一章 嫁到紫禁城..... 1

北京 1922—1925

1. 拂晓前的婚礼..... 1
2. 紫禁城的妖魔鬼怪 11
3. 异床异梦 23
4. 策划逃亡 33
5. 轿子和自行车 43
6. 亨利和伊丽莎白 53
7. 离开紫禁城 65
8. 看不见的黑手 78

第二章 到何处去 87

天津 1925—1931

9. 回天津 87
10. 日本的阴影..... 96
11. 川岛芳子 109
12. 东陵事件 118
13. 生死之间 130
14. 淑妃出走 137
15. 日本密使 148

16. 逃出天津	162
----------------	-----

第三章 恶 梦..... 176

满洲 1931—1934

17. 大连	176
--------------	-----

18. 痛苦的重逢	182
-----------------	-----

19. 旅顺肃亲王府	192
------------------	-----

20. 建国前夜	203
----------------	-----

21. 荒野	209
--------------	-----

22. 狮子和枪炮	216
-----------------	-----

23. 仲秋月	226
---------------	-----

24. 死亡的季节	238
-----------------	-----

25. 最后的皇帝	250
-----------------	-----

26. 甘粕正彦	265
----------------	-----

第四章 流向大海..... 275

27. 腐烂的荆棘	275
-----------------	-----

28. 菊和兰	282
---------------	-----

29. 满洲国垮台	292
-----------------	-----

30. 俘虏	302
--------------	-----

31. 流向大海	311
----------------	-----

第一章 嫁到紫禁城

北京 1922—1925

1. 拂晓前的婚礼

根据占星术师与跳神女巫的忠告，定下了结婚日期——1922年12月1日清晨4点。

12月1日是阴历十三，古都北京的天空，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月如银，是吉祥之兆。而清晨4点钟，是根据满族古老的习俗决定的。满族认为，这是一天最洁净安宁的时刻。

在孙中山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的第10年，我与宣统皇帝溥仪，或者叫做被废黜的宣统皇帝溥仪结婚。他与我同岁，都是16。我的婆家，就是那个曾经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满清王室。

奇怪的流言——自己知道死期的西太后毒死了她一直嫉恨并幽禁的外甥光绪皇帝，在众说纷纭中，又在皇族中指定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王位。

进入 19 世纪以后，清朝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屡战屡败。帝国列强贪得无厌的侵略，国力的衰败，国土的凋敝，宫廷的保守而无能，行政机构的臃肿和腐败……，这种种弊端致使民主主义者纷纷揭竿而起。当这个幼小的皇帝爬上皇位时，就面临着淤积了近一个世纪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

他从最后的独裁者手中接受的皇冠，只是清朝灭亡的象征而已。

1911 年，宣统三年十月，民主主义者起义由武昌扩展到长江流域，进而向南方蔓延。1912 年 1 月 1 日，孙文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就任大总统。

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灭亡。可是，年轻的共和国只能与北方的保守势力妥协，把大总统的座位让给原西太后的宠臣——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立的北京政府总理袁世凯，条件是袁赞成共和制……。但是，这个与孙文的三民主义格格不入的北洋军阀的巨头，一旦尝到了权利的甜头马上就变成了独裁者。

翌年八月，袁镇压了孙文发动的反袁的第二次革命。1915 年，袁通过国会废除了共和制，自己称帝。袁的这一逆时代潮流而动的野心招致全国反对，在失意中一命呜呼。这个事件使那些不食民国俸禄的满清遗臣们受到巨大冲击。

他们目睹了那些急于喝革命美酒的人对共和制的失望，听到了人们对清王朝的留恋和赞美，对幼小皇帝的同情，同时他们对帝国列强，特别是以天皇制为国体的日本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和恐惧感，但也觉察到日本对于复辟满清很感兴趣。

复辟清王朝的运动以此为契机秘密开始了。

1917年，由于争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与非而出现了政局混乱，军阀张勋在别人的操纵下乘机发动政变，把被废黜的溥仪又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可是，这次盲目的复辟，实际上是自取灭亡。十四天后即被镇压。传说从这个计划的盲目性来看是日本军、或日本的大陆浪人搞的。

这个受命运摆布，在十一岁以前两次登极而又被赶下台的人，接受了退位优待条件，在紫禁城——民国后改称故宫的城池中过着悠闲的生活。退位优待条件是：保留一代宣统皇帝的尊号，年金四百万两，拥有历代皇帝的陵墓，不定期到夏天的离宫颐和园居住等。

虽然失去了从天安门到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这曾代表国家权利的堂皇华丽的建筑物，但在包括内廷在内的后宫生活，与清朝灭亡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除了一千多个太监，三百多名女官和宫女外，还有一个缩小了的“内阁”。

一个没有统治领土、人民、军队的“幻想王国”，在民主中国北京的中心，远离社会，依然存在。

婚约通知是由幻想王国的特使突然送到我父亲那里的。特使手执皇帝的标志——用黄布包着，垂着红穗的“节”。

清朝灭亡时，我的父亲荣源刚刚走上仕途，所以他对清室并无深厚的感情，对复辟运动也毫无兴趣。他离开旧皇族和王公大臣汇集的北京，住进了天津的法租界。他喜欢与外国人，特别是坦率的美国银行家，实业家们打交道。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学习英语、钢琴，喜欢打网球，可以说是在租界中成长的时髦小姐。对于我来说，清朝及被废黜的皇帝溥仪，只是遥远的古代的神话，

只是一团迷离的云雾。

听到皇帝名字的刹那间，我就象听到一个死人的名字一样，感到屈辱和无聊。

然而，这只是因为我不知。

“皇上有许多幼年时代的痛苦的回忆，所以他对皇位是反感的。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但却继承了皇位，并因此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尽管他周围有人叫喊复辟，但他自己并没有这种想法。”

“特别是这二、三年，跟英国人雷湛奈尔德·庄士敦学习英语和外国文化，打算寻找机会到不知道他过去身份的地方去，这样就可以不受因袭传统束缚而自由生活。他想去欧洲，也许是英国吧。他之所以在旧王公的公主、前总统的女儿等许多名门闺秀中，选择了婉容，是因为他知道婉容小姐从小住在外国租界，有西方教养。”

第二天，皇上的叔父载涛亲王特意从北京赶来，告诉我皇上为什么选择我的理由。听到这些，我很激动。

当时，在进步的城市青年之中，已经开始流行自由恋爱。但讲究门当户对、财产和彩礼的还是相当普遍。而一个在最古老的、充满了陈规旧俗的王朝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却有这样胆识，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他向我求婚，不是考虑我祖先的功德和财产，而是由于我自身的原因，这使我感到骄傲。

我的父亲一直犹豫不决，我觉得父亲过于保守。

我与溥仪订婚后，就和家人一起搬到了父亲在北京的别邸。在举行婚礼那一天，我们提前一小时由内城的帽儿胡同出发。

我乘坐的是金顶凤舆。72件銮驾——代表着皇帝和皇后的龙凤旗伞，在刺骨的十二月的寒风中一字排开。举着五颜六色的棍、钺、斧、金爪等古代兵器的仪仗队，浩浩荡荡。三十对红色大宫灯象艳丽的花朵一样浮现在月亮刚刚落下的幽暗中。

热闹的铜锣声发出了出发的信号。

在清扫得干干净净，按古制撒上黄土的路上，两位天官在前面做先导，龙凤旗、座伞、扇，有红螭字的宫灯、黄龙旗，开始静静移动。身着礼服、骑着白马的册封正使，捧着玉玺、凤冠、宸书的副使，内务府大臣、侍从官、乐师等，有的骑马，有的徒步，缓缓而行。

音乐在冰冻的大地上回荡，中间不时夹杂着香炉锁链在有节奏的摆动时发出的轻微的声响。

时钟逆转，又回到了过去的时代。耀武扬威的清宫仪仗队像王朝的历史画卷一样突然在黑暗中出现，道路两侧响起了一片赞叹声，周围的空气为之一变。

必须逃走……

我好象忽然从梦中惊醒一样，浑身一阵轻轻的颤抖。

紫禁城，那是人世间的一个非人世界……夭折的同治帝和死得不明不白的光绪帝留下的三位太妃，由一千多个割去生殖器的男人们服侍着。现在，我正在向着这个早已死亡的世界走去。

逃走，现在必须逃走……

这种想法，我昨天就有了。

婚礼之前的最后仪式——接受皇后的玉玺、皇帝的册封、

圣旨之后，紫禁城的使节回去了，这时，我才明白了一件做梦也没想到的事。

那个被废黜的宣统皇帝、曾经登极的少年是我的丈夫，而我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册封的皇后，并以皇后的身份入宫。仅就这一点，他就背叛了我，更何况，他同时也封了一个妃子，按着惯例，这个妃子要在皇后入宫的前一夜进入紫禁城。

淑妃名叫文绣，与我一样也是满族旗人，十三岁。这件事报纸上早登出来了，只是巧妙地瞒着我。

“不管这个那个，反正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幸福。”

我的继母，荣源夫人恒香以抱歉的口气说完，看我与她的预想相反，并没有发火，又眉开眼笑地说，当了皇后，那福分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她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指把淑妃这件事隐瞒了将近一年，而“那个”又是指什么呢？除了不人道地隐瞒了立妃这件大事之外，她还要说什么呢？这个打击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什么皇后，什么妃子……

16岁的我，无声地喊道。

精神有点恍惚，逃跑，不择手段地逃跑的欲念，象疟疾一样发作了。

一切都与我想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镶满宝石的衣服裹着身子，连动也动不得，沉重的凤冠，压得我直不起脖子。这使我想起了那轻盈洁白的结婚礼服和那插着桔花的花冠。

这是我幼年时代的梦。在阳光灿烂的六月的下午，在绿树环绕的天津戈登路教会，撒开父亲的手臂转向丈夫的西式新

娘……

现在，身边既没有父亲的手臂，也看不到丈夫迎接的身影。在黑暗中，我心里反复想着载涛亲王来求婚时说过的话。在订婚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只是根据载涛亲王的话在心中描绘他的样子。搬到北京住以后，听到过继母的朋友们——那些知道宫中内情的人讲他的情况。

“皇上聪颖过人。懂事以后，没出过皇宫一步，但通过西欧的书刊文物，学到了新时代的思想，真是怪事。”

“他是既有西欧的道德思想，又有东方的君子风范的了不起的人物。如果生在平民之家，搞点什么，肯定能有建树，立一家之言。”

这些话语在我心中描绘出的那个少年，与昨天夜里娶第二夫人的少年，怎么也连不到一起。

“朕封六品世袭贵族、道台补、郭布罗荣源之女郭氏为皇后，持旨完婚之礼……”

这时，我发现，他的话，只有几个小时前宫廷礼仪官宣读圣旨时我听到的那么几句。而且这几句话听起来很不顺耳。

我觉得，我的心情向悲观倾斜，是音乐的缘故。

我熟悉肖邦轻快的钢琴曲。而用笙、管、鼓、锣等演奏的古乐，虽然热闹，但却给我一种哀切之感。因为这些乐曲本来是对那些独坐在小轿里，被抬往陌生婆家的新娘们一种鼓励和安慰。

突然，我想起了昨天，那个也像我这样被送入宫中的十三岁少女。

她比我年龄还小，遭受同样的屈辱，恐怕心里更难过，更

害怕吧？

这时，我感到膝盖上手里握着的那个东西凉丝丝的。这是出发时，载涛亲王的夫人交给我的一个苹果，苹字是一路平安之意。在这一切都用黄金、缎子、宝石装饰的迎亲行列里，只有这个小小的果实，给我冷静和亲切。

尝一口怎么样？

苹果那轻柔的晚秋的气息，使我恢复了平静。

我听说早一天进宫的淑妃，在凤舆到达紫禁城时，将做为宫廷的女官之长来迎接皇后。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轻轻笑了。当接过咬过的苹果时，这个十三岁的少女将是怎样一种表情呢？强忍住笑，故做平静呢？还是像我那些天津的朋友们一样，轻轻耸一下肩膀比划着打我一下呢？

压在我心中的石头，渐渐溶化了。不管紫禁城的后宫是怎样一个世界，反正不是我一个人。这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

我不再想了，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只是默默地想着那个只见过照片的未婚夫。这时，我感到身上涌起一股热流。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是，与几天前的那美丽的梦相比，这仅仅是带着阴影的热切的期待而已。

在乾清宫——这个象征着天空般清澄的宫殿，我乘坐的金顶凤舆放了下来。过去，这里是皇帝白天办事的地方。然而，它却与我从图画和照片上看到的外国宫殿完全不同，就像一个荒凉的大庙。

接过苹果的不是那位少女，而是载涛亲王的夫人。接着她又递给我象征新娘终生富贵的、装着金银宝石、五谷的闪光的

宝瓶。我像捧着花束似的抱着宝瓶，战战兢兢地抬起了眼睛。

正面中央那个像佛寺中须弥坛似的座位，就是皇帝的宝座吗？左右站立的妇女哪个是淑妃呢？我像雾中看花一样，感到头晕。

在这里，我像梦游一样迷迷糊糊。坐进内廷的轿子，我就更加恍惚，紧张使我的意识迟钝了。

我既不觉得高兴，也不感到害怕，只是在长长队列的引导下，慢慢从乾清宫到那个将成为我丈夫的人等待我的交泰殿，又到坤宁宫。

在整个结婚典礼的过程中，我的头脑里始终是一片空白，只是根据信号机械地蹲、拜、吃双饽饽、长寿面，甚至对在我身边的、不时照面的，已经成为我的丈夫的那个男人，也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时，不知何处响起朗读声，听着好象满语。只有这种男人般如祈祷似慨叹的声音，才使我意识到我已经跨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随之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

终于伸过了几双手，摘下我身上的各种装饰，脱下了厚绸缎的衣裙，轻轻换上了柔软的用金丝绣着凤凰的红绸睡衣。这时，我才发现已经进入了喜房。这是新婚初夜的住房，墙是红的，柱子是红的，窗帘是红的，一切东西都是红的。

妇女们帮我更衣之后，马上退了下去。

直到这时，我才看见一个少年站在那里。他又瘦又高，像一根青白色的棘草，正在用估量贡品价值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一紧张，避开了他的视线低下了头。而那莫明其妙的、对温柔

热烈的感情的渴望，使我心烦意乱。

他在喜房中央佇立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向外走去。

我听到房门开关的声响……在远处又响一声。

惊讶，继尔是不安。

他心绪不好吗？

这时，我在恍惚中突然看见一个穿着龙袍的少年倒在黑暗中。我从炕上下来，打开了上面雕着巨大金黄龔字的红门。

门外是一个人也有的大厅。高高的天棚上吊着宫灯，而在那灯光照不到的棚顶、墙角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好像那里藏着妖怪。

这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他不会回来了。

但，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但又好象只过了一小会儿。我呆呆地垂着两手，心里反复问着他为什么走了。这时，我突然感到憋了半天的尿再也憋不住了。

喜房里有便桶，但我不习惯。我想叫人领我到厕所去，便飞快地扫了屋子一眼。我发现，这里只有玉和珍珠做的摆设，并没有任何叫人的按钮、铃铛或拉绳。

“谁在那里？谁在那里？”

我对着墙壁，小心地喊道。在靠炕的墙壁后面有人的动静。

“对不起，麻烦你领我到厕所去一下。”

我又说。